

許一文著

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



獻詞

謹以本書獻給

在我十五年悲慘、險惡、艱辛的匍匐跋涉中，
默默資助我，却從未謀面的——

陳抄先生在天之靈！

許一文恭呈

郵購處：

TAIWAN MONITOR

P.O. Box 57355

Washington, D.C. 20037

U.S.A.

美 國 再 版
臺 灣 禁 書

我，被戲稱為「歷盡滄桑一男人」的獻身者、追求者，在飽嘗悠久而罕見的一連串悲壯遭遇後，所以不醉溺於名利的深淵，不縮縮於現實的壓力，無畏於重返孤島的威脅，乃是由於真理與理想的召喚力已牢固地攫獲着我。我，無愧於天地、父母，無忤於道德、良知，未玷辱師長、親友，所以，雖「苦」(許)，雖「不名」(不名)，我仍無怨尤，無哀戚，不徬徨，不喪志，不懊悔。

許一文

一九七八、五、廿六、清晨

目錄

獻詞

擁護新總統領導國人爭取人權

蘇洪月嬌代序

一五

談國大代表出外散步迷失

陳允中

一八

許一文何許人也

蔡哲政

三一

懇求與答謝（自序）

三三

第一章 創造世界紀錄的「萬年國會」

一六

三十年未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

一七

民選的貴族

一九

第二章 為什麼非永遠幹下去不可？

二二

維護憲法法統

二三

代表淪陷區億萬同胞行使政權

二三

心存愛國之念，人人可為代表

二八

第三章 反對中央代表無限期連任的理由

二九

促進新陳代謝

二九

擴大參與基礎

三一

國是瓶頸	三二
第四章 增設中央第四國會——「國是院」	三四
第四國會的具體內容	三五
第四國會的名稱	三六
第四國會的產生方式	三六
第四國會的人數	三七
第四國會的組織	三八
第四國會的職權與行使原則	三九
第四國會議員的地位與任期	五一
第四國會的會期	五一
第四國會的法律依據	五二
第五章 三大無害	五三
對執政黨無害	五四
對有抱負的終身職代表無害	五六
對無抱負的終身職無害代表	五七
第六章 後語：把持今日？或贏得歷史？	五九
省議員蘇洪月嬌聲明	封底

擁護新總統領導國人爭取人權

蘇洪月嬌

人權，固然是近代的名詞，却是自有人類社會組織起便已存在的大問題。它不但是時代的主流，更是歷史的主題。

展開歷史，我們很容易便會發現，整部人類歷史幾乎都是爭取人權與蹂躪人權交織起伏的記錄。歷史同時顯示，蹂躪人權總是既得權利者的特色，而人權的爭取總是來自於廣大的低層的人群。於是，人權之花始終是以無數烈士的鮮血與暴君奸臣的頭顱培育而成的絢爛標誌。這是人類歷史性的悲劇，也是人類永難擺脫的使命。

當然，人類歷史中偶而也會出現極少數像林肯總統那樣位於「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領導他的人民爭取人權。像這種人物物理應受到人類永恒的謳歌與懷念。

什麼是人權？

××

××

××

××

讓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使人民免於恐懼、非法拘捕、刑求，固然都是人權的目標，而使廣泛農民經年在日晒、雨打、風吹之後卻無法得到應有的代價，使無數的工人任由國內外資本家的壓抑並生存於低水平之下，使人民得不到充份的渡假、休假的機會，使病疾者缺乏免費或低廉的醫療，使殘障人民得不到正義的救濟，使人民呼吸污濁的空氣，飲用不潔的水泉，使人民戰顫於警察、特工的淫威下，使國會三十年被少數人所把持，使劣法長期執行不予修廢，使傳播工具淪為特權集團的傳聲筒……又何嘗不是對人權的蹂躪？

× ×

× ×

× ×

× ×

別具用心的既得權利者常常會說：「今天我們正處於群敵環視下，我們不能侈談人權」。不錯，今天我們確實有不少敵人，但我以為：

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共匪。因為共匪是一個暴政集團，而歷史已強力證實：暴政必亡！

我們最大的敵人也不是國際姑息主義者。因為公理自在人間，姑息適足養奸，姑息者終必喪生於正義巨輪之下！

我們最大的敵人實是那群「打着反共復國旗幟反共復國」的既得權利者。就是這群極少數人拿着冠冕堂皇的招牌，阻擋我們向人權大道邁進！阻擋我們向歷史的主流歸隊！並誘導我們步向被孤立、必墜亡的危崖！

我們要認清我們的敵人，教化我們的敵人，我們才能贏得反共復國的聖戰！

× ×

× ×

× ×

× ×

蔣經國先生早年身歷西伯利亞迫害之苦，深識人權之珍貴；蔣先生慧目如炬，必能辨識真奸假忠。我們願意竭誠盡智擁護蔣先生以國、黨至尊的地位，領導國人爭取人權！徹底更改歷史上「由被壓迫人群爭取人權」的悲劇式路線！使人權之花不再是用鮮血而是以理性、以智慧、以和諧灌育的不朽花蕊！

（後記：本文係應「台灣日報」為祝賀蔣經國先生就任第六任總統所作。本人認為讓國會任由少數人把持三十年之久，是對人權的莫大羞辱！適值許君大作付印，乃提供許君權充序文。蘇洪月喬謹識。）

談國大代表出外散步迷失

——「法統」迷失？——

陳允中

五月十五日聯合報又有這麼一段報導：『「台北訊」國大代表王之仁，因患健忘症，十二日下午離家散步後迄未回家，他的家人非常着急，已報請警方協助查尋。警方說，王之仁（七十歲）住在台北縣新店中央新村七街一二五號，他因年老患有健忘症，平時沒有家人陪伴從不出遠門，但是每日午睡後均有在住所附近散步的習慣。十二日下午，王之仁穿着鐵灰色西裝和黑皮鞋離家散步後就未回家，他的家人遍尋不着，乃向警方報案。』

朋友們看到這則消息，焦急地希望建議政府廣籌一大筆基金，聘請大批特別護士，專門照顧我國的老代表們。有病，躺在床上還好。如果還能夠出去散步的代表們，沒有人好好地照顧，帶他們回家，迷了路，回不了家，那我們的「法統」豈不將跟著迷失？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

老邁的代表是需要特別護士照顧的，他們即使是躺在病床上，只要能以現代高明的醫術，設法延長他們心臟的繼續跳動，就能保住我國的「法統」。

「代表」除了「把持法統」以外，是不是就沒有其他的任務？立法、監察、代表人民對日理萬機的行政機構的監督制衡，都可以免了？！一個國家有偉大的領袖，就萬事已足了？！

最近不少讓人當話柄的大毛病，不妨翻開來曬太陽，也許有助於國體的健康。

北迴鐵路的大約翰、石門水庫的拱壩設備、大雪山林場的製材機……，每一部都價值幾千萬台幣。花了大把國民的血汗錢買一大批昂貴而不適用的機械，都變成了「紀念品」。說是水土不服。原封不動放在那裡，每年還得編列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經費保養，準備將來作「國寶」。

德基水庫花了多少錢，現在變成了攔砂壩，爲了延長這個水庫的壽命，還計劃砍掉退役官兵辛苦栽植的果樹。

準備舉債幾百億建築的台中港變成了攔砂港，處理不好的話，不要幾年就會被流砂填滿……

國家出了這麼些問題，都是設計錯誤，事先考慮不週。老代表們大概還在那裡老迷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國家的體制，設置「代表」就是要收「集思廣益」之效，防止政策的失誤到最低限度。因一個政策的錯誤，足以導致國庫空虛，民窮財盡。如果沒有大有爲的民意代表，政府的「大有爲」，就會變成花大把錢買大批沒有用的「大」機器。花「大」錢興建沒有用的「大」工程的「大有爲」。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些重大的失誤，既然蓋過了代表們的軟橡皮章同意了，再大的紕漏能怪行政機關嗎？

最近很多愛國憂時之士，擔心國家的前途會迷失在代表們的「法統」上。代表出去散步，都會迷失，回不了家，能不為國家「法統」的前途擔心嗎？我們還能寄望他們替我們主持國家立法大計，慎選中央諸首長？

有人說：如果代表們堅持繼續要挾持「法統」不放，等到代表們的心臟不跳了，國家豈不也將跟着完了？

國大代表王之仁

離家三天迄未歸

【台北訊】國大代表王之仁，因患癱瘓症，十二日下午離家散步後迄未回家，他的家人非常著急，已報請警方協助查尋。

警方說，王之仁（七十歲）住在台北縣新店中央新村七街一二五號，他四年老患有癱瘓症，平時沒有家人陪伴從不出遠門，但是每日午睡後均有在住所附近散步的習慣。

十二日下午，王之仁穿著深灰色西裝和黑色皮鞋離家散步後說回家，他的家人遍尋不獲。

警方接獲報案後，乃向附近一帶巡邏，但迄未獲獲。



許一文何許人也？

——新生代的心聲與反省

蔡哲政

去年五項公職人員競選期間，在北港認識了許兄。那時，從他身上感受到：在台灣這種環境，要參與實際政治所應具有的勇氣。以後，由於對他的認識增多，更發覺他具有參與實際政治所應有的智慧、是非觀念與超凡的毅力。

戰後卅多年來，台灣的先賢爲了愛鄉、愛國，可以說已付出相當的代價和領略了恐怖的經驗。他們的遭遇，使得台灣人民，除了少數例外，都已喪失了去關心足以左右他們自身命運的政治活動的勇氣。許兄是那些少數例外中的一個。他生命中的一半歲月是耗費於政治活動中，甚至有整整十五年的歲月是在囚牢中渡過。這種勇氣，說來可笑，但亦可悲。可笑的是，參與政治竟然需要勇氣；可悲的是，「政治」竟變成「恐怖」的同義字。然而，不論是可悲或可笑，這是事實，這是值得台灣人民，尤其是新生代應深思的問題：許兄只是將這種怪現象具顯的一個不幸例子而已。

台灣人民隨著勇氣的喪失，只得如牛步式的嚐試與摸索，去爭取些微的政治自主權。近年來，有幾位很傑出的反對派人物，因為善於運用此種所謂「政治智慧」，而嶄露頭角，成為台灣人民的新希望。我們不曉得他們是否能夠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希望，我們也不曉得他們的「智慧」是否能夠滿足新生代的要求，但是，起碼我們能肯定一點：智慧必須與是非觀念相配合，缺乏後述那種政治良心，台灣人民是不可能渡過政治上的漫漫長夜。許兄以往的努力，或許是失敗的，或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但是，他的政治良心却令人心敬；對新生代而言，這才是重要的！對於知識水準較高，而又相信民主政治的新生代而言，他們重視的是政治良心，而不是所謂的「政治智慧」。因為民主政治不需要「導師」，不需要「教父」。新生代首先要追問的，是對與錯的問題；其次才是「如何做」的問題。對於凡事總以「不可能」、「不會被接受」來回覆的「答案」，新生代除了感到迷惑之外，便是厭煩。和許兄相處，不會產生此類厭煩，也不易聽到「外交辭令」，許兄是讓新生代對新生前代尚具信心的泉源之一。

許兄的真實姓名不得而知，他說他之所以稱自己為「許一文」，乃因「許」字的台語發音為「苦」，「一文」表示自己「一文不名」，他說這三個字可以道盡他的處境。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台灣人民的寫照。筆者謹希望大家能從許兄身上，看到何者應興，何者應革；尤其新生代更該痛切自省，不可只是斥責別人，或將一切責任推卸給政府，新生代本身若無表現，又憑何去督促前代！又憑何去肩付起建設鄉土的歷史使命！

懇求與答謝

(自序)

這本小冊子交付印刷，正是新總統就職期間。各報章雜誌照例紛紛對新總統有所建言。建言中，涉及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問題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台灣日報」於五月廿四日發表的長篇社論：「寄望蔣總統解決中央民意代表新陳代謝問題」，更堅決地表示「在憲政基礎上擴大政治參與的最佳道路，便是從促使中央民意代表作合理的新陳代謝着手。」

我所以特別提到「台灣日報」的社論，不是由於她在基本立論上和我的看法一致，也不是由於她提及我的「第四國會」的新構想，而是由於她說明了至少已有一家大報正式加入要求解決「萬年國會」的行列！

作為一名真理與法治的信仰者，我不會在乎我的新構想是否能夠實現，我重視的是這項國是瓶頸是否能獲得實質意義的突破和解決。只要能達到此目的，任何方案與途徑我個人都熱烈擁護，竭力鼓掌！因為我確信此項問題的實質突破，對國家當前的處境與對國族的未來，都具有起死

回生的作用。我心嚮往與繫念者，在此！

基于盼望獲得「實質意義的突破與解決」，我不得不再強調一點：近十年來決策當局所採取的以「增補選」或「元首遴選」方式增加名額的辦法，只是一種掩耳盜鈴、欺世瞞衆的手法！爲什麼如此，本書第一、二、三、六章中已有詳述。謹懇求最高決策當局不要再依循這條惡名昭彰的所謂「增加名額」的醜陋「辦法」！否則，我們仍將陷於「在死巷的盡頭再加一節死巷」的絕境中！

X X

X X

X X

X X

本書的付印，我必須向下列人士伸致由衷的謝意：

允中兄和一群不顧具名的青年學生朋友，他們在財力、人力與智力上慷慨支援；

省議員蘇洪月嬌，她在精神與道義上毫無保留地付出；

省議員張俊宏伉儷，他們不計後果毫無條件地代爲發行。

我，被戲稱爲「歷盡滄桑一男人」的獻身者、追求者，在飽嘗悠久而罕見的一連串悲壯遭遇後，所以不醉溺於名利的深淵，不龜縮於現實的壓力，無畏於重返孤島的威脅，乃是由於真理與理想的召喚力已牢固地攫獲着我。我，無愧於天地、父母，無忤於道德、良知，未沾辱師長、親友，所以，雖「苦」（許），雖「一文」不名，我仍無怨尤，無哀戚，不徬徨，不喪志，不懊悔。謹此，答謝並告慰。

陳抄老先生在天之靈！願
老先生安息！

許一文

一九七八、五、廿六、清晨

第一章

創造世界記錄的「萬年國會」

去年十一月，在台灣地區所舉辦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競選中，不少黨外候選人曾就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三十年不予全面改選，使中央民意代表淪為終身職一事提出討論。對這項頗為敏感的主題，報紙雖然仍像以往一樣避不報導，但據在各地聽取政見發表會的友人告知，只要候選人提到此事，台下便掌聲如雷，引起強烈共鳴。投票揭曉，黨外人士以打破三十八年來的記錄，紛紛高票當選。當然，使黨外人士大量當選的因素很多，絕不會只是因主張中央民意機構應全面改選以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一項。問題是選民們對此項問題所持的敏感度和反應的熱烈，已不是執政黨和中央政府能再充耳不聞的程度。

其實，這個問題為人所詬病已非一日，不快者也不僅是國內小民們，連海外和國際人士也常就此事發表令人極為難堪的評論，十足是授人口實，騰笑宇環。我個人關心這項問題至少已有十年，如鯁在喉，茲值國民大會召開第六次大會，乃決定對此項問題略加評論，然後提出個人積極